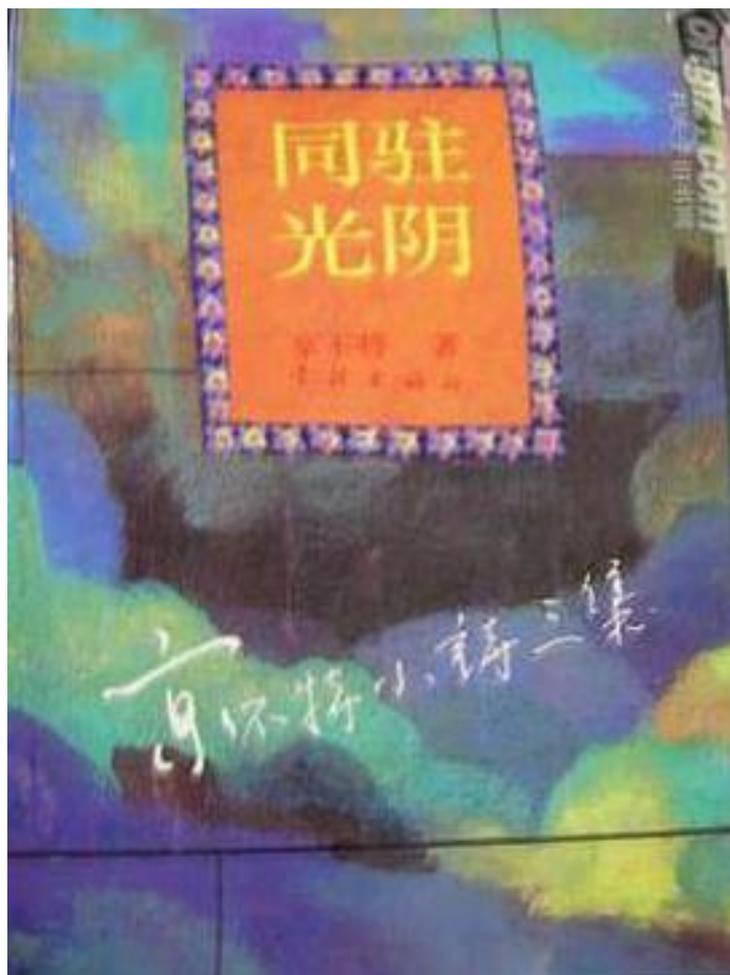


# 同驻光阴



[同驻光阴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京不特

出版者:学林出版社

出版时间:1994

装帧:

isbn:9787805109800

序

· 里纪 ·

我脑袋里一直有一个心灵英雄形象

“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，为了追寻人生的真谛，他四处流浪……”

——摘自京不特的一封来信

今夜的天空多蓝。能在这样的時候，为京不特的这本诗集

写序，我的内心感到异常的兴奋。傍晚，京不特从丹麦打来电话，相互听到了老朋友的亲切声音，好像是又一次重温了我们的青春誓言：就是在今天，就是在这个时代里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扬眉吐气地活下去！

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扬眉吐气地活下去，这有多好！

初到丹麦，京不特来信说：我发现我们这群朋友多么健康，我发现我们从前的生活多么健康。我们的人格，我们的生活简直是健康极了。这时候，京不特是骄傲的。他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了我们的“一种亚文化——萨波卡秋生涯”，这时候，京不特是“忘我”的。他如此钟爱于我们青春的友情，我们朋友们在一起所建立起来的人生价值观。这时候，面对京不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走过的这一条坎坷之路，我的内心只能是百感交集的。

在这么多的朋友中间，可以这么说，京不特是第一个朝着那个可怕的人生咒语“人是注定要孤独旅行的”这条路上走的人。”

大约在1987年至1988年之交时，京不特就在云南出家了。他为什么作了沙弥，对我说来一直是一个谜。当时，我正在海南岛漂泊。回到上海时，才获知了这一消息。现在，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这一卷诗《同驻光阴》，发现写在这里面的诗，反映的正是他的这一段人格的发展。因此，在京不特早

期众多的作品中，这一卷诗就有一种突出的价值了：

于是

我就应当定义一个无告的人

让他找到甘泉

（我曾经或者正是一个无告的人

膜拜太阳的人）

一九八七年我将远离

一九八七年我与每一个人同驻光阴

在这以后我或许更加黯淡了

我能带给人们的

只有死亡

我负人甚多

但是，“八八年晚春，他披着一身晚霞样鲜艳的袈裟从云南又回来了，脸上帶著随时突然大笑起来的准备性微笑。讲一个笑话，他总要慢半拍才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、而他的笑容里总有一种与阳光相似的品质。”“五月，我们又复活了。”

（“五月的萨波卡秋”，未定稿。第六卷》，肖毅）。这个“我们”指的是“亚文化”，而京不特重归上海，看来原因不止于为了上海的亚文化，恐怕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对爱情依然心存幻想。八月，他去了莆田的广化寺（从小乘教改宗大乘教）。十二月与同情上海亚文化的释果如法师同行，再度重归上海之时，著有《我真的能够重归繁华吗？》一文，从中我们便能够看到京不特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，终于绝望时的无限感伤与缅怀之情。

“我曾经想从佛教中找到一些东西，但我对佛教的态度是暧昧的。我是个爱面子的人。争强好胜的人。这使我无法和佛教合拍。广化寺很有宫殿的气派，风景怡

人。溪水从我所住的尊客堂边上逶迤流过。我白天看一些佛教书，晚上还是看佛教书。但我常常想起上海的人民广场，我不甘心做一个高僧大德，因为那不是我的幸福。我念阿弥陀佛，我想大哭一场。不甘心呵，我决不甘心。”

“我是一个非正常人。她希望我是一个人格完美的非正常人，然而今天我不是，以前更不是。所以她去嫁了一个正常人了。”

爱情和面子使他成为了一个无告的人，但这又有什么值得可悲叹的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又有哪一个好诗人没有经历过向俗女子倾诉衷肠的青春？又有哪一个好诗人，没有过为了面子，从而不惜与芸芸众生一争雌雄？如爱伦·坡，波德莱尔，普希金，当然，还有苏曼殊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京不特同样也是一个好诗人。

早年，当他在写诗经历、作品数量上还不能与朋友中的另一位诗人默默旗鼓相当的时候，对于京不特的远大前程，朋友们便开始寄予了厚望。他最初是以“撒娇派”的代表人物在诗坛上锋芒毕露的（1986年）。作为一个一旦崭露头角，便受到了当时在主流文化中正扮演着重要角色的《星星》刊物的诅咒的人，京不特对于这段历史该是无怨无悔的吧！

自由需要勇气。

一个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，曾经这样热情洋溢地这么说。

作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可取，因为，无政府就是不现实，不现实就是幼稚，而幼稚就直接意味着失败。但是，艺术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，其意味则就大相径庭了。京不特的早年“撒娇诗”是艺术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，收录在这一卷《同驻光阴》诗集里的诗，也是一种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。从第一

章“对于大地的应许”开始，数个“京不特如此说”“京不特如此想”，“就思想而言，反对京不特是一种自杀方法”，

“京不特活着的时候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墙”，其间联缀着的意象、观念，多么散乱！多么突兀！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通过这样的诗行，就能够表达出生命处于早期时的精采与激越，我们青春年代时的无比豪情，就能够表达出一个人直奔自由时的人生勇气，那么，这时候，混乱也就都会变成全部的美！

这种混乱，这种对超自然权柄的臆想，这种凌驾于上帝和诸神之上的自我放射，这种向天挑战，自我燃烧的魔鬼性的表达，成为京不特青春的思想修炼过程，而最终导向他所神往的追求生命真谛之路，导向平和、宁静、自由而又流溢着无边辉煌奉献心和爱心的世界。

从对阿修罗魔鬼花芬芳的陶醉，到对将自己的灵魂溶化于众生之中的向往，从头到底都是一种真正的个体的无政府主义。去找到纯净的内心世界。在智慧之花向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灵盛开的时候，也向京不特盛开

京不特丝毫没有对当年的“混乱”反感。因为在那种状态下，生命需要经历这种“混乱”，心灵需要有这种“极端”的过程。

有时候，通过一种“直接的无政府主义”态度和行为，就能直达美和真的心脏！无论是在艺术上，还是在生命上。尽管，人们有十足的理由担心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泛滥，可是，说穿了，人们所害怕、担心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混乱。原因就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喜欢将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都视同于混乱。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难道就真的等同于混乱吗？如果，我们都有勇气，将这部别具一格的诗集读到最后，那么，我们

就会看到京不特的生命之水，绝对不是什么混浊的到处乱淌的泥沙之水，它就是蔚蓝而又清澈的大海！其实，奔流在这里面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，它正是一个有勇气追求自由的人，为我们所留下的一部真实的青春人格发展史。

像这样的青春必然会遭遇魔鬼，经历地狱。

也正是在这种生命的体验意义上，这部诗稿还是我所见到的一部最为凄惋的诗。

在和风下我想为我的身世痛哭。

孤独而微弱的

一线生机

幸福和悲怆的

回头是岸

我们已经很远很远

1987年在云南，一场伤寒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；

1989年在泰国，热带丛林中的瘴气使他昏死，不省人事二十多天。这是天灾。而1990年在老挝，发生的那场悲剧则就是人祸了。在那一段被囚禁着的漫长的黑暗的日子里，数度的绝食、割腕、切腹，最后一次决定性的长达十天之久的绝食，几乎每一次都要了他的命。

但是，京不特是不屈不挠的，他并没有就此给折磨弄垮掉。

当阳光仍旧亮晃晃地照耀着的时候，一个暮冬的黄昏，京不特，这个始终都不曾忘记过青春的骄傲的誓言的人，这个为了自由，始终都在拚死拚活地寻找命运并与之搏斗的人，他终于奇迹般地获救了。

也许，这个无悔的浪子的青春的故事到此也就讲完了，也

许，以后的故事，就只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故事了。当天边的风吹来，我为京不特的青春，他所走过的这一条萨波卡秋的道路

感到无比自豪与欣慰的时候，这时候，我愿意这样想。

傍晚，京不特从丹麦打来了电话。三个月前他也打来了电话，那时候，他刚刚出了车祸。车祸发生在他去学校的路上，一辆轿车将他弹得飞了起来。血流了一地，一行人都以为他死了，但他并没有死，这是又一次幸免于难。电话里，他愉快地告诉我，他现在又是健康极了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依靠着勇气和个人的魅力，他是不会屈服于任何东西的。像这样的年轻人，也许害怕的就只是死神。或者，我就必须相信，这个多灾多难，但总是大难不死的人，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定有着他的使命的。那么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使命呢？它最终将走向何处？

梦雁，这个几年前曾被京不特称之为“萨波卡秋中一个最沉默、坚定的支持者”，不久前，总结了我们的青春事业，在这一聚财者到来的时代里，他幸福地宣布道：

“相信人是注定自由与友爱的！”

最后，就让我以此结束这篇序文吧，并且，也将它献给遥远的京不特，祝愿他能够早日重回上海。

1993. 5. 26—5. 27

作者介绍:

目录:

[同驻光阴\\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诗歌

京不特

文学

□

=i226+227=

## 评论

草叶行舟白云做快马 信信念念浪子不回头

-----  
看似悲悯的自恋

-----  
最爱后面的骈体文和那句“我是佛陀落尘埃”。

-----  
[同驻光阴\\_下载链接1](#)

## 书评

-----  
[同驻光阴\\_下载链接1](#)